

文心雕龍

五之十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四十一

文心雕龍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響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
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嘯嘯、焚焚
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
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
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
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
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拒



讀本記

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縷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鵜東鯀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勲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踈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蕭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勲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

則文自張純首亂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識叙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竝岱宗實跡也及楊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序雅有懿乎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轡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頗序而不能奮飛

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干言勞深勩寡
飈馘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
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
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
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來者
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勩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
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
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
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竝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
則敷奏以言卽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授爵之典
也至太甲旣立伊尹書誠思庸歸亳又作書以纘文
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
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
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

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畧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

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竝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雋。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

夫

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旣其身文、亦且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

理

勲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臧孫叔之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甌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

總

時務、溫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大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擊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讒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濶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

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面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鵡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止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

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啓者聞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如云啓聞奏事之末或謹密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欽散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畧也又表奏确切號爲謹言謹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謹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謹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

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謬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皂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于將墨，含淳醜，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義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

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

錢何曾獨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克之論。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勳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理。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

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苟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損。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理。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尉爲舉

首及孝武蓋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第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竝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麀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摘辭無儒對策王庭
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
尚書尚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
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
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
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
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

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
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
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
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竝杼
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
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
意辭翰抑其次也稽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
叙離廼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
衡代書親跡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

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
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
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
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
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
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
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
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其遺若
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
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
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
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
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
有譜籍簿錄鑒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
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
有關刺解謀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竝述理於心
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
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

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圖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

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髡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

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郡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逢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竝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

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竝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竝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竝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竝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

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
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
十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文心雕龍卷五終

文心雕龍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
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睂睫之前卷
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
神居胷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
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

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
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
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
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
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共驅矣方其搦
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
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
無隙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
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

充

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
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
苦思王克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
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
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
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
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
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
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

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
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
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
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
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
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
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
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
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
鄭竝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
者矣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
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
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

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

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入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怛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旣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駿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

文心雕龍
卷六

五

風力道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至。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竝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翺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萃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驚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文心雕龍

卷六

六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圭璋乃騁蔚彼風力
鼓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
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
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
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
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
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
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
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
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
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
望魏承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
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詭而新從質
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踈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
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

近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楊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諱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竝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迺脫穎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
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
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
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
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
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醜
蓄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
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邪
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竝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
以俱通剛柔雖殊必乘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
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
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
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
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
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

文心雕龍卷六

也

於覈要、歲銘碑詠、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

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
反、則文體逐弊、秉茲情術、可無思邪、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四利騁節、
情采自凝、征轡學步、力心襄陵、

文心雕龍卷六終

文心雕龍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
木體實而華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鞶同犬羊、
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
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繹
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
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
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

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踈，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

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褰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摘藻使文不減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旣形英華乃瞻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槩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翦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肫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

而

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旣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遊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百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三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桔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其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

文心雕龍
卷七

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翦穢弛於負擔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敎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沉響有高下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竝轡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糾紛將欲解結務

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未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親資珠矣是以聲畫妍媸寄在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遺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滋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簫舍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槩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寔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衡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柶方免乎柶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濶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

標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習臆調鐘脣吻聲得鹽梅

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官商難隱、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青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廻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蠶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

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言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今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剗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廻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朋環情草調
宛轉相騰離同合異以盡厥能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
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
文而臯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陳謨云滿招
損謙受益豈管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
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幾感則字字相儷
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

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

適變不勞經營自楊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治
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竝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
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
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
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
事對者竝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
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脩容乎禮園翱翔
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

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胷臆言類所以爲易也微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竝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宜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騫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蹕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絜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文心雕龍卷第七

文心雕龍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興、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

起情

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鶯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敎誨蜩蟬以寫號呼幹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竿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璽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

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襍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竝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舜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

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
餘波、語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
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
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釀屈原、張衡
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旣非魑魅、惟此水怪、
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此欲夸其威、而飾
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嗟峨揭業、
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燃、聲貌岌岌、其將動
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
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煒燁、
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菱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
則字與笑竝、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
披磬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
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
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
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亂征義和、陳正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廼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

葛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貧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桂薑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迤邐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

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
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
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
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
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
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
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
約校練務精摛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輝劉邵趙
都客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隸臣呵強

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
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徵言美事
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胷臆也凡用
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
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
人和聽者因以箴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
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
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
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

園葵詩云、庇自同一致、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
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
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
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
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
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
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鄩、文梓共採、
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惜、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
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
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輔軒之使、紀言殊
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
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
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
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

云性真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誤篇及宣成二帝徵習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復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真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竝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旣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環

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啁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然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書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父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成化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

以下從宋本補入

始正而未奇，內明而

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烟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嫵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煅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

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詰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嗣宗之□□、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彭澤之□□、心密語澄、而俱適乎□□、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

節至、涼飈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

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

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

悲極也。

以上從宋本補入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

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

秀句、裁可百二、竝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或

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

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

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

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文心雕龍卷之八

文心雕龍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

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稽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斯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媼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採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

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竝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櫟括於一朝可以無愧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克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竝適分智臆非牽課才外也。

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
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
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
追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
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
歲時之大較也若夫氣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鳬企
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
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
置硯以綜述敬通懷筆以專業旣暄之以歲序又煎
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
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
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爲鬱滯故宜從容
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
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
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
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條暢其
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
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

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立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踈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
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
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
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
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四牡異力而
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
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
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
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
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宰
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
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
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
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
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
也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問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

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請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諸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與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瞻蕪者亦繁辨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窈窕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

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竝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繯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携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

德盛化鈞野老叶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
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
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
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
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
震於下者春秋之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今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

令

王

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
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
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
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
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
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
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
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栢梁
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盾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春光武中興深

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

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篋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
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
公子之豪下筆琳琅竝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
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清上公
幹狗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
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俶德祖之侶俊雅觴豆之前
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
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竝志深而

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
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
唯高貴鄉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
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竝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
文克構竝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
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
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
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
之徒孫摯成公之屬竝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

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才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是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述道。而辭意夷。

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竝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克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

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文心雕龍卷九終

文心雕龍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
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竝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
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
及長卿之徒。詭勢壞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
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
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
尹敷訓。吉甫之徒。竝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
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
縟錦之肆。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
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暉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辯以義。范曄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握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楊子以爲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崇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摘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

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香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瞻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

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移術歟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彌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

十作向

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十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情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人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

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舍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粹於二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竝植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韞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湛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山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

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于
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
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子孫綽規旋以
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
竝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
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
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儼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
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
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
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
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
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
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
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

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教，文在伯仲，而固嗤教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醢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固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仞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

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老僊照辭如鏡矣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
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
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
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
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
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
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
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
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
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歆然內懌譬春臺之熙
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
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廼訂流鄭淫人
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又采也是以樸
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塤附而近代詞人務華
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
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
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算敬通
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誚竇以作威馬
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
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惘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
貨路粹鋪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

賈郭傳玄剛隘而詈臺孫楚悵懷而訟府諸有此類
竝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
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黷絳
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及
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士
秩而鬻官囂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
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
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
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脩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誦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批
揚旣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
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
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
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
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
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
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
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
綳中散采以彪外梗枿其質豫章其幹摘文必在緯
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負時
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
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戎體。豈改邪
夷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
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
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晚。名踰金
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
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
則常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
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

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
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
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
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
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
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
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管
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
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

末

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不當時之才或銓品
前脩之文或汎舉雅倍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
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
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
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
騷文之樞紐云亦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固別區分
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必籠罔條貫摘
神往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
於才略昭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
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
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
爲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
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
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
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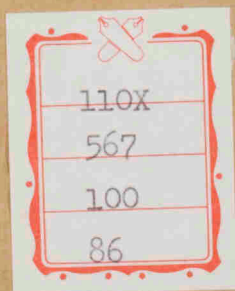
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瓌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既沈予聞渺渺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
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壬申七月廿四日閱 望之

文心雕龍卷十終



110X

567

100

86